

楚

寶

楚寶卷四十

明 梁谿高世泰、楚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色夏 楷較訂

名祀

南嶽衡山神

南嶽衡山者五嶽之一也其來尚矣至於軒轅乃以
瀟、霍之山爲其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嶽至漢武
南巡又以衡山爲遠道隔江漢於是徙南嶽之祭於

廬江灣山此亦承軒轅副義也湘中記云上承雲宿
銓德均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故號南嶽
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威神堂堂蔭映我我是以
宅藪神靈室宇仙羅而南方之山衡獨爲宗也

洪武三年

太祖高皇帝命祀南嶽文曰衡之爲嶽磅礴中國之
南叅穹靈秀形勢巍然古帝王若天時察地利以
安生民故祀之於敬則誠於禮則安自唐始加封
號歷代相因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

余起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奉
天地。享鬼神。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
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
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
以靈。人莫能測。必受命于
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余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之。
杜甫望嶽詩曰。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歟。吸領。

地靈。頌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
何寂寥。有虞。今則。亾。泊。吾隘。世綱。行。邁。越。瀟。湘。陽。
日。絕。壁。出。漾。舟。清。光。傍。祝。融。五。峯。尊。峯。峰。次。低。昂。
紫。蓋。獨。不。朝。爭。長。紫。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翺。
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恨。修。途。求。暇。杖。
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王。曷。以。
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韓愈。謁。衡。嶽。廟。遂。宿。嶽。寺。曰。五。嶽。祭。秩。皆。三。公。四。
方。瑑。鎮。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

雄○噴○雲○泄○霧○藏○丰○茂○雖○有○絕○頂○誰○能○窺○我○來○正○逢○
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
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紫○葢○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
馬○拜○松○栢○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桂○動○光○彩○鬼○物○圖○
畫○瑱○青○紅○升○階○偃○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
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琰○導○我○
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
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

佛、寺、上、高、閣、星、月、掄、映、雲、幢、朧、猿、鳴、鼓、動、不、知、曙、
果、果、寒、日、生、于、東、

太嶽武當山神

太嶽武當山者在均州南一百二十里山初不以岳名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始特賜名曰太岳太和之山又卽夫柱峰頂冶銅爲殿飭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併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永樂十六年

成祖文皇帝御製太岳太和山碑文曰蓋聞大而無

迹之謂聖妙不可測之謂神是故行乎天地統乎
陰陽出有人無恍惚翕張驟目馭月鼓風駕霆倏
而爲雨忽而爲雲禦災捍患驅沴致祥調運四時
橐籥萬彙陶鑄羣品以成化工者若北極之神是
已神本天一之化生而神靈聰以知達明以察微
潛心會道忘契太虛茲山舊名太和謂非玄武不
足以當之故名曰武當蟠踞八百餘里列七十二
峯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峯之最高
曰天柱境之最勝曰紫霄南巖上出遊氛下臨絕

整跨洞天。之清虛。陸福地之深。宵紫霄南巖。皆有
宮。又自南巖北下三十里。有五龍宮。又四十里。祇
山趾有真慶宮。元末悉燬于兵。焚荆榛瓦礫。廢而
不舉。天啟我國家。

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陰翊顯。佑靈明。
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風行霆掣。
其蹟甚著。暨卽位之初。茂錫景貺。益加炫燿。嘉生
駢臻。灼有異徵。朕夙夜祇念。罔以報神之休。肅命
臣工。卽五龍之東。數十里。建玉虛宮。天柱之嶺。治

銅爲殿飾以金泥。範神之像。享祀無極。上以殷薦。皇考妣在天之靈。下以爲海內臣庶。延休祉也已。公安袁小修遊太和記曰。遊侶問玄帝所自出。余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君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壘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爲寶鼎。以獻于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共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

淨樂國王之說。俚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癯。冲
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雲。騁
手。碧落。似別有家學。脉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
而以腐骨望神山。以淫胎飲。浩露。宜乎疎天親地。
究。騁玄壤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隱于育說。
悠悠。無知者。余故脩爲拈出。

太昊帝伏羲

伏羲廟在景陵縣東北七十里五華山上晉習鑿齒云背伏羲塋于南羆此固其冠劍佩鳥之鄉也志云縣本古風國其後裔封此因而祀之者非

胡寅伏羲廟記曰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知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于五帝而庖羲爲首蓋三千餘歲于茲矣景陵祀未詳肇始考聖德之所建萬世衣被則有民者亦何可不祀耶晉司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

子所告率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
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時見于他說善乎人
之論曰判古者之昏常折衷于仲尼繫易歷叙制
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義農黃帝堯舜氏蓋以
爲五帝也而顧卒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
虛語爾烏得與義農比哉豈遷有見于尚書之斷
自唐堯而無見于易之首稱庖義歟故凡人論道
議事一折衷于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史籍
所載及他說爲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則論義爲

帝首蓋祖諸仲尼耳謹按庖羲風姓生于成紀母
曰華胥推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于宛丘河
中龍馬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
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爲卜著爲
筮時當洪荒人民睢于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
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島明視默
紀通仲起陽候以爲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
建官分職以龍紀昭布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
穡用儷皮爲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養馬牛羊豕

狗鷄充庖廚薦神祇在位百有十年羣生和洽各
安其性民到于今蒙賴日用之實非虛語也可謂
盛德矣哉是宜載之祀典昭其報于罔極矣嗚呼
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昧于鬼
神之情狀凡狀敗倫理耗穀斯人下俚淫祠巫祝
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徽冀福利至
于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道民
不可忘也則湮沒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莫致其享
梟邑長吏政教不善咸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

災○顧○汲○汲○然○旅○緇○旅○賁○蹕○拜○晚○謁○諸○偶○像○適○會○
災○變○自○止○因○卽○以○爲○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日○
迷○正○理○大○壞○復○州○焦○侯○惟○正○秉○心○純○摠○民○惠○在○羈○
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合○宮○赦○令○詔○長○史○
修○繕○境○內○祠○廟○侯○曰○莫○先○于○庀○義○氏○矣○鳩○工○闡○事○
肅○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誦○意○庶○幾○於○
知○古○道○憫○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
號○之○正○經○史○之○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炎帝神農

炎帝陵在衡州鄧縣康樂鄉宋乾德中建廟以祝融配享置守陵戶國朝洪武四年洪熙元年俱遣官奠祀修陵荊州記又稱神農生于隨州厲鄉今隨州亦有炎帝廟

曾鶴齡神農陵記曰神農氏始教民稼穡交易蜡祭醫藥開萬世衣食相生相養之原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卽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上卽位遣臣賫香幣祝詞求其陵行祝告之禮而

陵在衡州之酃縣酃縣故深僻若獠洞然自衡舍
舟陸行越峻峽涉深壑五宿始至又三宿始將事
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用稱上所以親遣之意既
畢事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慢忽遂躅步山麓見
有石壁高三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咸指爲塚
門又上少許有古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
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
伐杉下有壇壇下有蟬蓋舊有之後漸更置或能
言更置之繇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

退就館取縣志觀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鄢諸生有
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言宋太祖求帝王之應
祀者獨神農氏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載一笠持
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問羣臣皆曰茲非炎帝乎火
位南方空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衡山之境
求不獲將歸遇二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炎帝塚
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卽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
近于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爲良弼孔
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繇是以觀則宋

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德澤萬世亦被其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循其故典務盡誠以享焉。有不洋洋昭格者乎。余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第宜盡誠焉爾。陵之是否置弗辨可也。

虞帝舜

帝舜陵在道州寧遠縣九疑山。秦皇漢武皆望祀焉。宋時禁樵採，置守陵五戶。國朝重建廟于簫韶峰下。

蔡邕九疑山碑文曰：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建雲。時風嘉雨，浸潤于民。岱岱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太階以平，人以有終。遂塋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

仙。

唐呂溫論蒲舜廟狀曰。右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
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太陽溪
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代寢遠。祠宇不
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醑。荒野莽命而已。豈
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沒投荒裔。陵廟皆無。臣謹
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望天恩。許蠲免
近廟三五家。令歲時掃灑。以爲恒式。豈獨表聖德
及于萬代。寔欲彰陛下玄澤。被于無窮。謹錄奏聞。

黃陵湘妃

黃陵廟在長沙湘陰縣北四十里古昔所創以祀虞舜二妃國朝因之每歲六月十四日致祭墓在君山

史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祀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楸其山上自南紀繇武關歸

韓愈黃陵廟碑曰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
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
文剝缺強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
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
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
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
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
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
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
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
以余攷之璞與主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
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宐降曰夫人也故九
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
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
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
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
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

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
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
陟爲苑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苑宜言
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苑塋蒼梧於時二
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旣曰以謀謬
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苑而舜有天下爲天子
二妃之力宜嘗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
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
爲潮州刺史其地于漢實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

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
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
之地楠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
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
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
遂篆其事俾刻之

又祭湘君湘夫人文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
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
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

冀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
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
毒爲災以隕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
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
潮卽袁今又獲位于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寶發
夢寐凡三年於今乃舍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
伏以祠宇毀頽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不
稱靈明外無四垣堂陞頽落牛牟入室居民行商
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舊碑斷折

其半什他文字缺殘幾不可讀謹修而櫛之廟成
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
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息惟神
其鑒之

聖楷曰湘君湘夫人始見于屈原九歌再見于秦
博士之對其神可謂昭明不爽者矣韓退之身蒙
其福爲之詳辨稱謂亦似有據然蒼梧淚竹之蹟
傳之沅湘甚久既有其神不可謂無其事也諸家
載記自不必泥

大禹

大禹廟在漢陽大別山麓宋紹興中司農少卿張體
仁以江漢朝宗皆禹功建廟祀之以益稷配元大德
八年重建林元有記

杜甫禹廟詩曰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
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
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楚志曰漢陽縣北栢泉寺有大禹時植栢故名又
云大別寺元虞伯生有詩則元時栢尚存也

聖○稽○按○禹○貢○云○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又○云○道○嶧○冢○至○
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又○如○所○云○滄○浪○三○澨○東○陵○皆○楚○地○
據○此○則○大○禹○疏○鑿○之○功○舟○車○楫○櫓○之○迹○半○在○于○楚○
明○矣○乃○無○識○者○猶○謂○玄○夷○蒼○水○之○使○爲○不○足○徵○响○
嶧○山○尖○之○碑○爲○無○從○索○是○何○異○痴○人○說○夢○也○廟○食○
于○楚○固○宜○百○世○然○古○昔○登○高○作○賦○未○有○興○言○及○此○
者○惟○杜○少○陵○蜀○中○禹○廟○一○詩○可○誦○故○附○見○之○

黃牛神

黃陵廟一名黃牛廟在夷陵州西九十里黃牛峽相傳神佐禹治水廟食于此

諸葛亮黃陵廟記曰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于江中崔嵬噴岼列作三峯平治澤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太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

熱○視○于○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
髯○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
猶○有○蜚○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珣○禹○開○江○治○
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
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
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
顯○神○功○

楚申大夫

申大夫包胥廟。宜建于江陵。考楚志。惟承天京山縣。有之。近亦廢。按唐夫寶中。詔祀申包胥于富水。即今承天府而京山。又富水縣地。所省入其廟祀。亦非無自矣。

唐劉蛻諫江陵耆老書曰。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饗。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悍。世

能復其讐仇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
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
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其廟者將祈年穀
而獲南荒禱疾病而得死亾者乎如厚其餽而虛
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
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餽而募其報
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
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
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中包胥之

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
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享人之
食。而江陵何爲事讐人之神乎。蒼老得書。速易其
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三閭大夫

三閭大夫屈原廟在湘陰縣北六十里汨羅江上唐
封昭靈侯宋封忠潔侯國朝復號楚三閭大夫屈
平氏之神命有司以五月五日祭

王子年拾遺記曰楚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
平以忠見斥隱于沅湘披蓠茹草混同禽獸不交
世務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
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于天河精
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袁小修

曰○當○時○銷○金○鑠○骨○之○夫○化○爲○輕○塵○爲○冷○風○甚○且○爲○
擁○山○之○怪○蟒○而○屈○子○佗○僚○一○時○沒○而○賓○于○帝○所○嬉○
遊○湘○浦○作○羽○化○仙○則○忠○臣○之○利○亦○大○矣○今○當○于○君○
山○之○上○追○兩○漢○故○事○祠○屈○子○而○題○曰○水○仙○巖○取○髻○
中○之○田○爲○之○蒸○嘗○用○宋○玉○景○差○等○配○享○以○獎○忠○魂○
而○奉○千○古○詞○人○之○祖○亦○楚○中○一○大○典○也○當○事○者○何○
不○以○聞○之○且○屈○子○傲○骨○冶○才○遠○性○逸○情○具○見○騷○中○
當○必○饒○煙○雲○山○水○之○趣○者○非○此○千○頃○雲○濤○及○九○疑○
諸○山○秀○色○不○堪○爲○之○供○養○不○然○神○不○歆○也○王○子○年○

之言。足爲忠魂吐氣。政不當幻視之矣。

宋顏延年祭屈原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相州刺史吳玘。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拘佩之浦。彌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續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晨之缺。溫風息時。飛霜急節。羸羊遵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篋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赫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歎。

贈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洞庭神

洞庭廟一名中廟在洞庭湖中浮浪際天有沙聚起
十餘丈名曰龍堆其神不詳所自累封昭祐靈濟順
利忠惠王或云卽郴州柳秀才毅令郴州三十里魚
鋒山有柳毅祠甚靈應每歲一歸輒大風雨州人以
其期侯之不爽事詳唐人龍女傳

杜甫過洞庭湖詩曰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
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橋異日斜
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聖楷曰江漢沮漳楚之望而皆匯于洞庭雖東漢
逕大別與江合而實洞庭之奔注也故楚之水神
安流順濟其有功于人者多矣以洞庭爲宗亦
繇諸山之首南嶽矣

諸葛武侯

諸葛武侯廟在襄陽縣西南二十里伏龍山與隆中草廬相望一方咸走祀焉然蜀漢間往往有祠杜少陵所謂久游巴子國屢入武侯祠也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趙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

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
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
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
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
盡順民心則瀆而無興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
懷所以惟凝也臣愚以爲安因近其墓立之於沔
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
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聖楷按沔陽在今漢中府沔縣

關帝

關帝祠廟遍天下皆然惟楚當陽縣西北五里古漳鄉公墓在焉宋開寶中建祠奠祭置守冢三戶國朝景泰四年復建廟塚前成化三年知縣黃恕奏請歲時祀享著爲令典

吳魏王世貞曰公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葉馘良梟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螳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主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于一綫未盡

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公之沒威靈著于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膺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公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至俠烈也吳興憤王至伉猛也伏臘割醢之所趣覲巫之所揚翊世史之所載記何班班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漸以銷淪無遺響者激生于一念之發而氣用于一時之不盡也非精誠爲之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傳厚而高明以麥城之役去

穆然而就冥。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爲開皇一
顯于玉泉之刹。而尙我其也。又垂五百年。而爲崇
寧。再顯于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
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
爲一心。而趣公。其卹捍之靈。與供養之虔。畧相當。
蓋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
雕結侏儻之鄉。亡能不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
大則誠也。亡論其雄武。卽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爲
之也。誠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

焉。又曰世稱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元所封也。有曰西臺朗陵馘魔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今定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曰將軍侯者何昭烈所命也。我

高皇帝所著令甲也。係之漢何公志也。

聖楷按萬曆四十二年

神廟特旨封公爲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自內使捧袞冕至廟中事甚顯赫。以未經禮曹故不可詳。至天啓四年七月始奏定今號。

詔海內遵行。於是塑像皆易冕旒。而公既儼然而
帝儼然而天矣。王司寇又五百年而卹捍益靈供
奉益虔之說。不有徵乎。黃梅瞿九思幽贊錄云。公
在前朝。無特祀。至我朝。洪武二十七年。方始建
廟。又云。公乃火帝降生。故宜顯于昭代。嗟乎。此
書著在萬曆初年。何相贈合。若此。信乎。公之靈威
不可測也。題曰。闕帝者。亦以遵

神皇帝之令。非敢爲佞云。

岳武穆王

岳武穆廟在江夏縣東五里。楚志云：宋岳飛保護上游，有功。乾道中建廟于鄂。賜廟額忠烈。嘉定中，又追封鄂王。今承天岳州諸郡皆有廟祀。

王自中岳武穆王廟記曰：予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以北盡爲齊守。公引兵而來也，實始破郢。虜兵破郢，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九

百積其尸與大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余過郢
鄧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
太守張侯侯于郢日夜條理葺弊營新不翅如治
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鳩木矣余至鄧未
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余岳公事世所
稱說者多不悉而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
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橫泗士皆歛歔而聽
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
所至座嘗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遺忤三

日○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
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曰○兼○一○錢○不○入○私○藏○五○曰○
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
曰○定○卒○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
率○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一○有○而○公○兼○之○舉○
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無○敢○磨○其○鋒○者○其○後○
一○出○而○平○虢○畧○下○商○遂○再○出○取○許○昌○以○瞰○陳○留○夷○
人○畏○避○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

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
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者○賜○廟○號○曰○精○忠○而○
江○湖○之○民○至○私○繪○其○像○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率○
民○之○志○使○奠○食○于○鄧○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
歷○叙○其○所○以○爲○將○者○八○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
也○

青溪龍女

龍女祠在遼安縣西七十里宋賜額靈貺封贈通惠順濟夫人

朱震崇封記曰政和四年荆門夏旱穉苗不立者三之一稔守汶上李公遍禱羣祠不應乃遣僚屬請雨于昭靈龍女祠下迎像汲水設壇望祝于蒙泉之上雨隨像至屬縣沾足公狀其事詔易廟號曰靈貺是歲冬迄于明年三月不雨公再命嵩陽請雨于靈貺如初禮祝以旱告雲霧勃興像及邑

域暴雨如注。公復請加神秩。是秋又旱。公再命禱于靈贖。如三月而雨聲不絕者二日。公兼舉前奏。至于再三部使從之。有詔封通惠順濟夫人。公謂震曰。清溪龍女祠舊矣。曩倖峽州行縣。至遠安。屢謁其祠。見田旱者。予默禱之。輒應。因遣吏迎水膏澤沛然。乃欲抗章請封。是時神像服絳袍高冠劍。佩如王者。一日僧清皞自言兩夢女子。靚裝麗服。跪于丈室前。旣覺。猶記其目光如日。清皞持戒嚴。不妄語。予遂以龍女請焉。比昭靈廟之初褒也。詔

既下寺以綵爲詔樓且饒鼓牽引寓棲于州之東
山寺僧元皎復夢女子徘徊于樓下俄而風雷至
有物飛去鱗鬣可指數於是州人以清皞之夢爲
誠然而盡易舊像矣于其爲辭以記之震拱手起
唯踰月而未及書他日公又謂震曰荆門自是或
雨暘愆期禱祠莫聽彼神龍之宅不可以不祠于
所以供獻粢盛制幣者蓋將起來者祈禱之聽也
震始廓然而悟曰李侯愛民之心至矣故越疆而
祝折躬而請雖得于傳聞夢寐之際亦可以從民

之○欲○者○無○不○爲○也○無○不○至○也○是○以○事○和○而○民○悅○氣○
和○而○雨○降○可○不○書○之○使○吾○侯○之○心○昭○然○白○于○後○世○
乎○
聖○楷○按○內○典○天○及○龍○皆○能○降○雨○災○爾○細○龍○兩○應○龍○
雨○隨○意○所○念○故○又○言○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
所○起○今○之○祈○甘○澤○者○不○之○龍○王○而○之○他○神○牲○璧○雖○
虔○是○爲○乞○鄰○之○請○其○可○必○乎○龍○神○祠○凡○羣○邑○皆○有○
于○特○舉○靈○祝○之○顯○應○以○勸○夫○嵩○冠○而○劍○佩○者○毋○然○
悴○斯○民○也○

楚寶列僊論次

司馬僊作老子傳首述老子之言既曰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又曰老子二百餘歲修道而養壽又曰孔子死之後百二十年周太史儋卽老子也既曰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曰其子若孫累世顯仕因家於齊何其語支離而意沆沆也蓋子長親見秦漢以來方士神僊之言俱祖老子而不能自決於衷故其封禪志雖譏武帝而蓬萊宮闕之幻神君室帷之秘每一媮畫不勝褰裳濡足之思焉若夫班固劉

歆叙道家爲諸子又列神僊於方伎其意皆不能無
溺且其叙房中卽西鄰素女之術也叙經方卽玉液
雲英之法也由此而張道陵上驅鬼之章陶弘景懋
松風之夢寇謙之遇玉女於雲中杜光庭接飛僊於
海上又孰得而端倪之哉大抵崑崙瑤臺多爲假設
之境藥物火候豈有彼我之云秦漢之君不登凡骨
喬松之壽未免遺形是在耽虛味道者神而明之則
庶幾耳撰列仙第二十四凡

列仙一

玉子

蘇耽

成武丁

王妙想

魯妙典

范儕

鄧郁

瞿童

軒轅彌明

緱仙姑

田良逸

羅公遠

何仙姑

率子廉

楚寶列仙論次終

楚寶卷四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吳 林較訂

列仙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邇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徵之不
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
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

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
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
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
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
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爲數
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
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
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弟子行。合丸泥爲馬。
與之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得千里。又能吐氣。

五色起數百丈見飛鳥過指之卽降臨淵投符召魚
鱉卽皆上岸又能使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
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
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者飲之
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尸解而去

東溪日錄曰道經之初立老子道德五千言而已
安有齋醮科儀符籙召神服氣辟穀調食玉屑燒
煉金丹之術哉其法起于漢張道陵魏寇謙之及
陶弘景葛稚川杜光庭宋徽宗王欽若又撰爲諸

家經咒以偈之也

蘇耽

蘇耽桂陽耆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日與羣兒牧牛耽
所牧者徘徊馴擾不驅而歸農因號爲牛師嘗乘一
白鹿涉險如馳人莫能測侍母食母忽思得魚鮓耽
卽去有頃持鮓歸母問所從來曰適自便縣市至便
縣去家一百二十里母疑其誑數日後舅氏入耆乃
云前在邑見甥市鮓母始駭異一日涕泗跪白母曰
耽已成道被命將昇不得終養母歔歔久之曰吾老
何以卒歲耽乃啗一櫃絨鑰甚固曰凡有缺扣櫃呼

之、可、立、得、然、慎、勿、發、也。又云、耨人當大疫、可取庭前、
非、水、橋、藥、食、之、卽、愈、庶、幾、所、資、亦、助、甘、旨、語、畢、有、幢、
飾、森、列、羣、鶴、隨、之、遂、昇、雲、漢、而、去、明、年、耨、果、大、疫、母、
如、言、所、活、無、筭、衆、疑、櫃、鑰、請、啟、視、母、初、不、肯、固、請、發、
之、乃、有、鶴、自、櫃、飛、去、後、扣、無、復、應、矣、母、年、百、餘、歲、終、
鄉、人、共、葬、之、其、日、人、望、牛、脾、山、若、有、白、馬、繫、林、間、遙、
聞、哭、聲、知、是、眈、來、耨、守、張、邈、乃、率、僚、屬、往、吊、因、求、見、
眈、頃、之、出、半、面、光、彩、炤、人、又、垂、一、大、手、綠、毛、長、尺、餘、
謂、守、曰、山、谷、幽、遠、日、暮、難、歸、乃、手、擲、杖、成、橋、令、衆、閑、

目而渡少焉卽抵城有羆僚失盼人馬俱隤但見赤
龍亘空覓路經日乃還三歲哭聲漸止白馬亦不見
後有鶴降羆東樓少年競彈之鶴以爪櫻樓板若漆
書云其辭曰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
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
仙彈我何爲羆人立祠祀之名集靈觀宋元符三年
詔封冲素真人

水經注曰郴縣黃溪東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廣
圓四十許里漢末有羆民蘇耽栖遊此山桂陽列

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人謂之癡。嘗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爲帥。錄牛無散。每至耽爲帥。牛輒徘徊左右。不逐。自還。衆兒曰。汝直牛何道不逐耶。耽曰。非汝曹所知。卽而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泗。又曰。年將大疫。死者畧半。穿二井飲水。可得無恙。果如所言。母年百餘歲終。鄉人共葬之時。聞山上有哭聲。甚哀。服除乃止。後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爲立壇祠。民安歲登。因名爲馬嶺山。

聖楷曰蘇耽少以至孝著稱卽其仙去猶周詳子舍之事似不欲仙者故其綈裳白馬號哭來奔風木之恨比人世更傷懷矣予嘗謂忠孝之外別無仙佛豈非然哉按稚川仙傳又載蘇仙名林字子立周武王時人家山東濮陽曲水所稱牧牛取鮮及化鶴事皆同然山東糴邑古今無地名便縣者此皆饜識羽流託名妄撰不足爲據便縣卽今郴州永興縣地古桂陽郡治今郴州故耽爲郴人

成武丁

成武丁桂陽臨武縣人生有異姿長身玉立年十三不授于師自知經學少年大度不附人後漢時爲縣小吏嘗被使京還過長沙黽投郵舍不及遂宿于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丁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丁呼之因爲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又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語曰子有何求而相隨不止丁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

出玉函書閱之果有武丁姓名于是與藥二丸令吞服之曰君當得地仙還家未幾聞獸聲鳥鳴悉能通解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所有知人之鑒見武丁異之乃聃在左右久之聃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素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丁居閣直至年初元會日客三百餘人丁主行酒酒巡徧訖忽以盃酒嚙向東南衆客愕然

丁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庶客皆笑○數日後縣令張
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
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
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宸始服丁蓋
非凡人也○後府君爲丁于隄城西立宅居止二年卒
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有人自臨武來于武昌岡上
逢丁乘白騾西行○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
迷溪斯須却返○我來時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鷄栖上
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因具述

其語家人云、刀履金入棺中、那應在外、卽以此事往
啟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
竹杖、長七尺許、方知丁託形僊去。

何燕泉曰、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
犧、皆用之矣、博物志稱嵇叔夜以爲無此、乃先儒
妄說、則是茂先亦不信也、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
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
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聲音、會而訓之言、
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與茂先辨矣、史記秦仲知

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備。高皇帝時爲大史。曉鳥語。遼史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豈皆妄語耶。成武丁吾邴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異人授之一書。遂通天下鳥語獸音。然則古人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輩假之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貽略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蓋有著之書者矣。不當全不信也。

聖哲按翰府名談云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
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又不止此如伯
益陽翁偉楊宣管輅李商張子信孫守榮皆通鳥
語又論語疏載弓冶長辨鳥雀語云啁啾噴噴白
蓮水邊有車覆聚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
相呼共啄據此則鳥類中大有能爲韻語者茂先
輩不異其弄舌嘲人耶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傍朝謁
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嘗有光景雲物
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于人。如是
歲餘、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
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
燭壇殿、如十月並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燁亂眼。不
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騏驎、九鳳、龍
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

旒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
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
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卽往視謁大仙謂妙想
曰吾乃帝舜地司奏汝佐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
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玄戒汝天骨宿稟復何疑
乎吾以歷載旣往魑理此山嘗以久視無爲之道分
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仙慈劫歷不
嘗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人及陽
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

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真憫俗，嘗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中隋前功，併棄耳。道豈負于人哉？汝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

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卽敏慧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卽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往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嘗悵悵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沒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味萬遍者。得爲神仙。但在勞心不倦耳。居山獨處。咏之一遍。如與十人爲。

侶輒無怖畏何者此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巖棲靜默累有魔試而貞介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處麓床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

月既久旋皆朽敗今爲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
年真仙下降授以靈藥白日昇天初妙典居山峯上
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嘗自然有
水用之不盡又有太鐵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
金在上仙壇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又古鏡一面大
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金妙典昇天所留之物今在
縣爲觀

聖楷按雲笈七籤云妙典鉄臼重二百五十斤延
唐令王翺嘗令人驗取藥臼行未及縣翺舉家皆

病藥曰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范儋

范儋道士自言巴東人少遊荆土多盤桓枝江縣界惡衣糲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歛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逕跨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後東遊廣陵卒于彼土初儋在枝江縣東南三十里富城洲上無定止處宿憇一小菴而已弟子慕之於其背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洞仙傳曰儋住百里洲臨日噓漱頂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桓溫時頭已斑白至宋元嘉中入

見之如舊。宋文帝嘗召見儕，答詔稱我或稱吾元
克初爲太子，儕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
鳥，奈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勅儕自盡，埋于新亭
赤岸岡。旣而發視，惟空棺。越明年，弟子陳忠夜起，
忽見光，用扣堂頭。儕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
至，儕起迎之。忠問是誰，儕笑曰：客已俱出門，顧
語忠曰：比復還東卿，善護我宅，卽百里洲也。按
傳，儕作射，今從水經注。又七籤云：劉凝之爲射作
傳，錄置道書部，不傳于世。

鄧郁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祭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曰：「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金著絳紫羅繡袿，褊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

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島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舍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聖楷按衡山嶽志與長沙府志又載鄧郁之與徐靈期爲友云卽鄧郁子梁武帝詔郁之于岳麓山置上中下三觀爲修煉所此蓋羽流訛傳而修志者又無學力以訂正之耳豈有父名郁而子名郁之者其道書可笑如此類甚多

瞿童

瞿童字伯庭年十四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曆四年庚寅歲自辰溪來稽首桃花觀黃洞元仙師宇下願蔭道域厠役隸賤末位仙師許之雜處童孺給侍甚謹在醜不弄率性恭默每旦慕仙師焚修朝拜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或往往獨行人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讓之輒云偶造佳地遭遇神聖觀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因求願偕往仙師曰靈仙之府

必在左右。然尚幼小。謂所至之地。不卽爾也。無何有
丹砂之役。後領至襄陽市。闌闌之下。弊人浩擾。則瞑
目。不視。神氣醉泥。迺至。逆旅通宵。而後醒。問其故。捧
手對曰。太機散壤者久矣。今之人。圓冠方屨。以詐相
尚。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其說。不敢以嘗僕役
之。其後數以前事。詣仙師。亦有意暗逝。屬暑雨。壤道
不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服。拜訣于
戶外。自言靈期逼近。難可留止。請自是往。至日月合
于鶉首。復近于茲地焉。庭際有大栗樹。遠人不過數

何遂背行冉冉從樹旁滅沒化去有聲遙然如風飄
雷震云貞元元年八月符載乃爲作記

聖楷曰按瞿伯庭自幼慧異故稱瞿童大曆間奉
母避寇入武陵師事黃洞源得其術或云幼時因
戲跳入井中後自大酉華妙洞中出依善卷壇修
真功成遷桃川宮久之世傳仙去刺史溫造刻石
紀其事與符載所記又不同大抵黃洞元之有瞿
童繇陶貞白之有桓先生也神仙信不可測如此
哉

軒轅彌明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
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豺人、莫知其壽、進士劉
師服嘗于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
自衡山遊太白、過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
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鑪夜坐、與劉說詩、彌明
在其側、貌極醜、白鬢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
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客
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

頗貌敬之不知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剗中事煎烹次傳與喜踊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薛文中有暗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首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譏於喜二子相顧慙駭然欲以多窮之卽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厓未落蒂

凍芋彊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
訖又授喜思亦苦務欲壓彌明每營度欲出口吻吟
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
耳穿上爲孤髻撐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
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語皆侵二子夜將闌
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嘗人也某等伏矣願爲弟子不
敢更論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
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耶又連唱曰何當出灰地
無計離銚瞿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

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靈依暖熱繁
不與寒涼并忽罹難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
狹褻愧提擎豈能煮仙藥但未汙半羹區區徒自效
瑣瑣安足呈難逢俎豆用不爲手所撻願君勿嘲訕
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即使讀之畢謂二子曰子皆
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且非吾之
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
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求下拜曰不
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不解人間書敢問

解何書也。請問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子。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便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携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于世焉。

通考曰。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謂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

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嶽道士彌明詩
刻卽知其來舊矣。

桂林風土記曰堯山在府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
望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相傳爲秦時
建有唐軒轅彌明謁堯帝廟詩。

聖楷曰仙傳拾遺有彌明傳全用韓退之語今姑
存之侯喜雖見絕于彌明然攷其人猶有可取退
之與陸祠部書云有侯喜者家在開元中衣冠而
朝者兄第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

政自承青學士左遷梧州師事于姑姑謂政曰此後
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聖楷曰南嶽魏夫人任城人名華存字賢安晉司
徒魏舒之女也幼而好道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
許年二十四方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宇幼彥生二
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
霧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屋宇齊于別寢將
逾三月忽感太極諸仙真下降授以丹經其後幼
彥物故天下荒亂夫人攜二子渡江仕宦凡在世

八、十、三、年、始、託、劍、化、形、去、入、陽、條、山、昇、天、授、夫、人、
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
據、此、則、夫、人、未、嘗、修、道、于、衡、山、所、謂、仙、聖、者、或、因、
夫、人、治、南、嶽、而、特、表、示、其、靈、異、耳、今、聖、在、黃、庭、觀、
前、亦、無、他、異、

田良逸

附蔣舍弘

南嶽道士田良逸唐元和中與蔣舍弘皆道業絕高
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
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恡盡去侍郎呂渭楊甕
相繼蒞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
請邀致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
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車到罷亦終無言卽日雨降
所居岳觀建黃籙壇塲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弟子
請祈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

冠履扶升壇天卽開霧嘗有村姥持碧綃襦以奉對
衆便服之坐者竊笑不以介意楊嘗迎至潭州田方
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卽
坐階砌著襪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時喜飲酒
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侯田
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日報汝阿郎
勿深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人至亦不
遇性不多記人官位姓名與呂洴分最深後郎中呂
溫刺衡州因來謁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

及温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温泫然降
階田亦不止其貞朴如此母爲喜王寺尼尼衆皆呼
先生小師嘗曰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卽弟
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因
以告媪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
元之罷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尙亦相類兄事于田號
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入莫之知後居九真
觀會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千山
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

鹿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
踏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
能自脫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
復留意

羅公遠

羅公遠本鄂州人。善隱形散景之術。玄宗欲從而學焉。對曰。陛下玉書金格已簡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却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爲戲翫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于魚服矣。玄宗強之終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嘗餘衣帶。及公遠共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幘。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

自蜀還逢公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霍也仍以蜀
當贖爲寄天寶末玄宗幸蜀還京始悟其意云
聖楷曰仙傳載公遠與玄宗遊月宮傳霓裳羽衣
之曲乃妄說耳按唐書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
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
畢引聲益緩此非從月宮中來也故不錄且唐書
方伎傳公遠作思遠雲笈七籤又以公遠方遠爲
二人相傳錯繆若此神仙果足信乎

何仙姑

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年十四五，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後遇呂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

東軒筆錄曰：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于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

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

又曰。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于興化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聖楷按仙傳云。呂崑字洞賓。世爲河中府人。舉進士不第。初遇火龍真人。後遇鍾離雲房。六十四歲始得道。及宋時化迹。始著多遊鄂岳湖湘間。其度何仙姑事。傳說亦多不一。王元美云。攷之野史。謂

仙姑晚而枯瘦其言休咎亦不甚驗又趙道一仙
鑑則謂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
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未知孰是今姑從
苗善時傳楷聞國朝嘉隆間潯州觀國山有女
真苟瑞仙者修道山之赤霞洞初田間婦耳遇一
媪啖以異草遂絕火食其後冰心朗徹洞明教典
發言奇中不可枚舉嘉靖末遣使者下尺一敦請
之不至微示以攀髯之兆次年龍馭上賓卒如其
言後年近百歲尸解而去此亦仙姑之類也不可

謂世遂無其人。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宸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

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
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
板置閣上農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
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
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農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
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
農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也葬之嶽下未幾有
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
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

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
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
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
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
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
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輩
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張三丰

張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餉。鮮如常時。旣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勝。洪武十四年辛酉。道士丘玄清從爲弟子。三丰使。

表
重
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峯北。洪武二十三年庚午
忽拂袖長往。不知所在。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
了不可覓。乃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
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陳建按雙槐歲抄記云。璚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
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
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
去。擬從博望借。霧槎。此詩三丰遊老詠揚州瓊花
以自况也。永樂初。文廟復。使致書求之。書函云。

皇帝敬奉書與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見雙槐歲杪。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往物色之。不能得。粵濱逸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率。則又歷歷皆實。有不可盡以爲誣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爲也。聖楷按。今武當山有遇真宮。爲三丰道人名也。其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初築淨室于茲地。曰是不久。當顯俄而棄去。至文皇帝時。遣使奉書招之。凡

十餘年不得乃爲之像又贈以眞人誥今所奉書
及誥猶存宮中

冷謙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精于易尤深邵學及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釋從儒居雪川交趙孟頫嘗於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因契之遂善繪後隸淮揚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契真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貌渥如童避亂金陵坐肆市藥國初仕爲太常博士考定樂律會京邸主人資數求賑于謙謙一日卽邸壁畫爲門一鶴守之語

館人曰：第入可得富。然毋多取。毋有所遺。館人叩門入。見金寶珍貝充牣如山。恣意揀取。因而遺謙所梟引文句。日內帑守者告失物。特引爲證。上命逮館人及謙。謙就逮。語逮者曰：我能逃。能飛。柎楊桎梏不能制我。須以大璫貯我。我乃得赴。上前逮者如其言。取一璫置庭中。謙以脚插入。良久。身盡入。璫端坐其間。明日視之。璫空矣。逮者懼甚。從璫口呼謙。謙輒應。比昇璫至。上前白其事。上親呼謙。謙應。上曰：朕赦汝。汝宜出見。固不出。上怒。命左右碎璫。凡

百餘片片而呼之而無不應也竟逸不復可得
聖楷曰謙初與三丰道人相厚嘗于至元六年
六月六日作仙奕圖以遺三丰邈老其圖作奇巒
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爲仙奕沼中荷花
正豔發羣仙妹游採其傍迨永樂二年四月三丰
手題此圖題于太師淇國丘公中有云天朝維新
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又云方將訪君于十洲
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按
畫鶴事三丰以爲誣豈內帑守者因謙多異蹟而

因○挾○其○館○人○以○爲○奇○貨○耶○謙○眞○得○道○人○不○應○有○妄○
取○御○幣○之○事○高○識○自○能○辨○之○

楚寶出世間品叙

五濁閻浮三塗禰處本是苦集衆生造業受報之地
每日醉夢之餘幾人爲君父著念幾人向心性回頭
癡者求田問舍數米秤鹽豪者鮮衣怒馬呼盧博塞
曠者談碁染翰雅歌投壺困者尋行數罽字櫛句比
韻者嘲風弄月綺語淫辭黠者設策舞文占星說劍
甚至朝思暮營皆成禍事揚眉舉步悉是殺機滿世
界內無非業海以故貧賤殊亾酬之而不盡水火疫
厲收之而不盡饑饉刀兵芟之而不盡雖然江河日

下所不徧化爲異物不頓壞諸劫灰者則賴有菩提種子隱現出沒於塵氛垢穢之間故佛法興揚之時人薰習而性多善佛法衰微之際人迷溺而性多頑蓋孔氏生于東土而知西方有聖人焉其出現之時同也孔氏沒而大道無傳于是儒教所不盡攝者而別懸佛教以廣攝之又梵語所不能通者而復借文字以旁通之分身顯化事同一家謂以孔翼釋也可謂以釋翼孔也亦可究竟儒之教寬其入人也淺佛之教嚴其入人也深學儒者假天爵以要人爵學佛

者舍人爵而修天爵其功行固自殊矣。儒者尊堯舜伊周爲人之至而不審堯舜伊周何所自來是猶秉炬燎而昧太陽食稻粱而忘稼穡烏得爲通儒乎。子友伯孔楚書一集旣括世間之寶而更搜出世間之寶分爲名釋祖燈二部上以闡揚正法下以引導羣生厥功不小予見而首肯之竊意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予素號閨提得此味深恨其晚故敢正告夫聰明之士文章勲業之雄若不從這裏過棄自家珍數他人寶貪一粒米失萬年糧與醉夢中人何異語

云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篇而
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見是編而置之高閣不
能把玩流連者其人之菩提種子埋沒深厚否甚危
之否甚危之。西岑道人黃裳吉謹識。

楚寶出世間品論次

蓋自七佛授偈而迦文獨以其教傳於中國故爾紫
金瑞像殿陞飛行白馬精藍山雲割秀蓮花貝葉之
藏旁行半滿之字頓踞六經而上也然而終漢之代
皆賴天竺沙門薰修器鉢中國之人尙未有披削者
洎乎魏晉始依佛戒剃髮爲僧而龍象蹴踏遍區宇
矣太和中常山釋道安以梵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
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悉正其乖舛於是分遣
弟子各詣諸方宣佛微妙而安獨與慧遠等四百餘

人之襄陽檀溪寺住焉嗣是東方聖往南國表傳思
大振錫於衡嶺忍祖授鉢於黃梅楚之宗風在唐宋
時爲最著也予向者欲擇觀音石頭二大師法嗣爲
南嶽燈今則稍異規裁專繫之楚凡生於楚而出世
於楚者若干人生於楚而出世於他方者若干人生
於他方而出世於楚者若干人其或遊方於楚得法
於楚雖附於篇姑存梗畧原夫置身雲漢坐斷三界
混迹市廛心超萬有非同土著之民可循畛而得也
述出世間品第二十五首叙教律二門與應化聖賢

爲名釋次叙直指一宗爲祖燈凡四卷

名釋一

釋道安

釋法遇

釋慧安

南嶽思

天台智

釋法聰

釋淨業

千歲寶掌

懶殘

彌陀達

東林怡

中院操

大明聞

雲峯證

湘潭儼

般舟悟

龍安海

無姓和尚

龍興顯

衡嶽雲

湖南二居士

祖燈一

四祖信

五祖忍

玉泉秀

嵩嶽安

五臺方

荷澤會

南嶽讓

石頭遷

大梅嘗

湖南會

西園藏

華林覺

龍山和尚

龐居士

長沙岑

祖燈二

潯山祐

藥山儼

長鬚曠

慧朗

天皇悟

雲巖晟

道吾智

高沙彌

龍潭信

石室道

德山鑒

石霜諸

清平遵

夾山會

巖頭燾

祖燈三

洛浦安

育王通

寶聞勁

藏嶼化

石門蘊

神鼎誣

楚圓明

芭蕉泉

雲峯悅

龍牙遁

欽山邃

南臺安

雲蓋清

太陽玄

玉泉皓

三
三
一
蔣山慧

雲蓋智

白雲端

五祖演

上封心

文殊道

九峯學

楚寶出世間品終